

2025.5.10

星期六 乙巳年四月十三

今日4版 第8780期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毕淑敏：碎片化时代，读你喜欢读的书

记者：您曾在1987年发表《昆仑殇》，相隔近40年，再回顾和描写那段军旅生涯，经历和心境想必大不相同。《昆仑约定》和此前的《昆仑殇》有什么关联吗？

毕淑敏：我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班时，导师童庆炳说过，“一个作家的作品内核，始终是如一的”。对我来说，我的精神故乡就是无比辽阔、悲怆的高原，最原始的冲动和写作的初心都发源于此。半个世纪前，资讯不发达。我当年入藏时，完全不知道阿里这个地方。当我第一眼看到那块边陲的时候，强烈的感觉是，这地方还是地球吗？会不会是火星？我少年时读过《大战火星人》这本科幻小说，留下深刻印象。后来看到火星表面图片，有些地貌，的确和当年我们生活战斗的地方太相似了。但身上的军装让我意识到，这里不但是地球，更是中国领土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，要用年轻的生命结成钢铁长城，守卫祖国安宁。也许有人觉得使命感可有可无，但对我来说，万分重要。包括写作。为曾经的岁月秉笔书写，是我的初衷和坚持的动力。我的写作过程始自《昆仑殇》，大体终自《昆仑约定》。以后或许还会写一些短文，但此系列基本完结。

记者：近40年后再提笔，是什么原因触动您写《昆仑约定》？

毕淑敏：之所以要写《昆仑约定》，是因为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。那里海拔非常高，严寒，缺氧，条件很恶劣。那里埋葬着我的青春。我回到城市过我的后半生，但还有人那里继续战斗，有的甚至永远留在了那里。我曾面对雪山发誓，今生如有机会，我要把这里发生的故事写出来。这想法像一粒种子，埋了很多年。

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，原因有三。一是自己的手艺不行。写长篇像跑马拉松一样，需要韧性、体力，也需要技术，精神要持之以恒的强大，我尚未准备好。二是会涉及一些人和事，我希望能更多保护小说的原型，不要连累他们，时间拉得足够远，会比较好。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，很多人已不在人间了。我尽可能地将影响降至最低。已没有人能识别出小说中的人是谁了。三是我想在生命末期把它完成。古语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临近死亡的时候，客观上有利于我更多说真话，袒露自己的真实情感。

就这样，我把那颗种子，小心地埋到我70岁的时候。有一天，我想，七十，随心所欲不逾矩。那就开始吧。也有一个小算计，我想再开始，身体万一出了差池，就来不及了。

记者：《昆仑约定》包罗万象，知识点密集，信息量大，通过阅读不知不觉地了解很多知识。您在写的时候，是不是有野心写一部有关高原和部队的百科全书？

毕淑敏：并无野心，只想实事求是。可能书中关于高原医学的部分笔墨多一点。高原医学是医学中的独立分科，但一般人不大涉及。卫生部门倡导叙事医学，我很愿意尽自己的一份薄力。

记者：听说您在创作过程中多次住院。

毕淑敏：本书的主题，还有书中的情节、细节描写等，对我来说不算困难。人物关系的处理、分寸感的把握，也不构成问题。写作的时候并不觉太吃力，但写完，本应该轻松，估计年纪大了，写的时候不



毕淑敏，国家一级作家，内科主治医师

1987年，毕淑敏开始写作，第一篇小说名叫《昆仑殇》。2025年3月，她再次完成了对军旅生涯的书写。小说《昆仑约定》是一部致敬青春、致敬军人的大书。不仅因为它近70万字的体量，更因为它写出了边防军人的精神高度。在被认为生命禁区的昆仑山上，一群普通的战士，用生命守护边防，他们的故事既遥远又切近，既平凡又神圣。

“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”，这是作家写在自序里的首句，也是本书结尾的最后一句。

“不辜负这座山，是我对自己许下的心愿。那时我们十几岁，尚未来得及盛开为花，就被生活直接拍砸成凝冻的松柏。在海拔近五千米的边防线上，我和战友们曾全力以赴赴保家卫国，将残酷过成家常。我们的存在，让背后的山河和人民，安享和平。每日望向苍莽山河，我许下心愿……”

当划上最后一个句号，她知道终于完成了对一座山脉的承诺。

觉得，写完兵败如山倒。我入伍时是特级身体，这么多年几乎没住过医院。写这部长篇过程中却四次医院、三次急诊，有一次医生接诊后直接报了病重。大概像马拉松选手，冲刺还能鼓着劲儿，冲刺完了就瘫在那儿。我这个潜伏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，一朝实现，险些耗尽我的全部生命能量。

有读者和编辑在阅读中掉了眼泪，问我写的时候是不是也如此。我还是举马拉松的例子，选手不可能一边跑一边流泪，他要完成心中的愿望，只有勉力向前，顾不上落泪啊。

记者：尽管您谦虚地说自己“手艺不行”，实际上阅读中会发现，您是很有技巧的。悬念迭出，引人入胜。

毕淑敏：写的时候费了些心。故事发生的年代和生活隔得有点远。现实中，像烟火气、美食博主、巴黎时装秀、恋爱攻略、美容抗衰老秘籍等热点话题，比较容易吸引眼球，引起年轻人兴趣。我写故事那么久远了，周围毫无风景可言，终日脱水菜冰雪覆盖。在书中，我有意把男生写得很英俊。真实情况是，高原缺氧对人的相貌摧残十分严重，人人都饱经风霜的沧桑。但我想如同鲁迅先生说，他不惜用了曲笔，在夏瑜的坟头上添了一个花圈。我想，我干脆用直笔，将这些一眼看过去乏善可陈的丑小伙子，直接写成英俊。设想他们如果不是在残酷高原成边，个个一表人才。我就用笔，索性还他们以壮美。这也许算是我做小说家的一个小小特权了。

记者：您的小说既端庄严肃，还有一种难得的乐观和幽默感。

毕淑敏：我基本上是循规蹈矩的作家。你得认真读，才会觉察到我对生命的基本看法。我年少时，见识过十分残酷的生命过程。那时我就想：人只有一生啊。到底怎样度过，全在心意中。你可选择忧愁或快乐。我决定选择明亮、温暖、快乐、勤奋的一生。

记者：对于长篇，您一向是很沉得住气。记得非典时写《花冠病毒》，也是沉淀了好多年。您对于长篇的创作理念是什么？

毕淑敏：我忠于初心。目前流行什么，对我来说并不最重要。素材积蓄，内心激情饱满，对主题有了某种明晰与升华，当这一切具备时，方觉得此事可做。就像老裁缝有块好布料，没想好就贸然下剪子，裁剪不当对不起料子。我感谢北京作协对我的包容。我在北京作协时，每年年初报写作计划时，我都说将写一部关于年轻时当边防军的小说。等到年底总结时，别人都基本完成了计划，我却交了白卷。一年年过去了，大约过了小十年，我仍没动笔。北京作协没人催过我，让我在宽松的环境和时间，从容地完成了心中积蓄已久的这部作品。

对我来说，《昆仑约定》是非常重要的作品。我总算完成了对一座山脉、对许多活着和死去的战友的承诺。

记者：在快节奏、碎片化的时代，阅读60余万字的一部长篇，确实是有挑战性的。您担心读者会有阅读障碍吗？如果进入小说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毕淑敏：我希望人们能透过这部小说，和高原的云一样，知道曾经发生过的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如果读不完，也没什么。读你喜欢读的书就是了。但是，一定记得要读书啊！

记者：您不是受评论家特别关注的作家，这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？您会在意吗？

毕淑敏：谢谢不关注我。让我更轻松了。

记者：新媒体的流行，成为写作者需要面对的现实。短视频流行的当下，长篇小说有何优势？您关注新技术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吗？AI是否会取代作家？

毕淑敏：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，AI无法取代作家。今后的事儿，AI会努力，作家也会努力。拭目以待吧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